

风物咏

# 浅夏槐花入梦来

孔范晔

丰子恺说：“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这个时节的到来没有预兆，几乎是一瞬间就完成的。一半花开，一半花落；一半春深，一半夏浅。花褪残红，枝叶渐茂，桃红柳绿渐次退场，毛茸茸的果子挂上枝头。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此时，槐花当仁不让地成为当季的主角，枝桠间，重叠悬垂，白色繁花点点，瞬间唤醒心灵。槐花的白，是那种清白，看了格外惹人怜爱。更难得的是，槐花的香，也是清香，仿佛不施粉黛的美人，只是一眼，便被勾了魂魄。摘一朵槐花入口，细细地品味沁人心脾的香，儿时的记忆扑面而来，如水洗一样纯净的天空，被青木色的蓝引入澄明之境，让人心生欢喜，初夏的恬淡静美便入了心。

古语有“举子踏槐”的说法，唐代长安举子如果六月应试落第，可于当年七月再献上文章，谓之“过夏”，寓意着年轻人遭受挫折之后重新崛起之意。“举子踏槐”和“折桂”一说，让槐花和桂花都有了“金榜题名”的喜气，在民间是很受欢迎的树种。在众多咏怀的诗词中，尤其喜欢白居易在《夏夜宿直》中所写：“槐花满院气，松子落阶声。”一静一动，小院场景历历浮现，让人联想到遥远的夏夜，在一院清香中，母亲摇着蒲扇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我在故事中沉睡过去，漫天星河，皆为梦幻。

槐花不仅好看，而且清香味美，论口感当属花中魁首。槐花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适当吃一些槐花，具有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消炎、杀菌、降脂等诸多功效。只是槐花属凉性，肠胃不好的人尽量少吃。

槐花含苞待放的时段称为槐米，此时口感最佳，槐米也是一味中药，药食同源，有清肝泻火、舒心明目等功效。有一次我们去樱桃园经过一个山沟，沟底几棵槐树顶着一头尚未开放的槐米，欣欣然地望着我们。这场景真是令人惊喜，小心翼翼地顺着陡峭的山路匍匐下去，在够得着的地方摘了一兜。端量着手里小小的槐花，白里透着青涩，如大一号的米粒，在掌心里闪着晶莹的微光，心里不由得充满感动，感动它在初夏送来实实在在的小美好。山顶上的槐花承受日光的宠爱多一些，此时已迫不及待地绚烂成一片花海了。

开白色花朵的一般是洋槐，又叫刺槐，味道甜香鲜美；开黄色槐花的国槐多用作园林美化树木，树形比较高大，黄色槐花可入药，也可做染料，尽量少食用；现在还有一种开紫色槐花的香花槐，花朵非常漂亮，是作为观赏树品种推广的，不建议食用。之前见院里一排紫槐开得灿烂，我忍不住摘取一些做槐花饼，虽然好看，但只可浅尝。

胶东人向来喜食槐花，槐花包子当属最受欢迎的吃法。饭桌上出现槐花包子，加上萝卜咸菜、玉米面熬成的稀饭，一准儿会吃得肚子滚圆，那种满足感给个神仙都不换。另外一种比较普遍而简单的吃法是槐花炒鸡蛋，槐花的清香和鸡蛋的香味儿完美结合，既营养又美味。和香椿、荠菜一样，槐花成为开春时节必尝的山野风味之一。

槐花虽然好吃，但也只能是一季鲜，民间智慧是无穷的，很快大家就想出各种长期保存的办法。我之前都是轻轻焯水后过几遍凉水，团成团子放进冰箱冷冻保存。后来有朋友传授心得，将刚摘回的槐花择干净，直接密封冷冻保存，日后拿出来吃跟新鲜槐花一样，这个方法我试过，简单好用，只要冰箱够大，保存多少都没问题。也有人不想占用冰箱空间，就把清洗干净的槐花放在蒸锅里蒸30秒左右，晾凉之后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自然风干保存即可。吃时需提前用水浸泡一下，我个人感觉风干保存的槐花风味会差一些。

有一段时间我在偏远的山区调研，走进那些古朴的小村落，冬暖夏凉的石头房子、小桥流水人家、带着年代独特印迹的井台……我被这些乡村风物深深地吸引，时常流连忘返。更让我难忘的是，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棵上百年的古槐，遒劲的枝干指向天宇，栉风沐雨，如守护神一样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四季平安。它多像盼游子归家的老母亲，执着而坚韧地守望在村口。

村里人也保持着敬畏之心，为古槐赋予着信仰之光。他们在枝条上系满红布条，坚信古槐的圣灵之气，可以祈求福寿平安和五谷丰登。记得有一棵数百年的老槐树，一半树干已经被雷劈焦，可是在大家担忧的目光里，另一半树体年年都会萌发新枝叶，开花时节一树繁花如雪，硕大的树冠让树下的老房子就像石砌的玩具。谁家有病人卧于病榻，就会前来捡一两根掉落的槐树枝，回家煮水给病人喝。民间流传的各种灵验版本，为古槐赋予了更多的神秘光芒。如今这些古树都被当地的林业部门登记在册加以保护。

静静立于天地间的古槐，像一位学识满腹的老者，阅尽百年世事，看淡人间无常。槐树年年不负所望开枝散叶，一树繁花如巨大华盖，徐徐展开一幅唯美的画卷，整个村庄都笼罩在槐花的清香馥郁之中。这个时节树下会坐满乘凉的老人，如果你恰巧路过，在亲切温暖的乡音里，还会听到关于古树的各种传说，顺着这些传说可以追溯到村庄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这些偏安一隅的村落大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仍然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农耕习俗。

小小槐花，牵系几代人的乡愁，在思而不得的清夜里，悄然入梦。

## 槐香悠悠 岁月情长

孙永军

当春之旋律在天地间悠悠奏响，槐树宛如被灵动的音符轻轻唤醒，在寂静中徐徐展露新颜。嫩绿的叶芽怯生生地探出头，满是对新奇世界的好奇。

随后，那如雪般纯净洁白的槐花，似一场盛大华美的花事轰轰烈烈地挂满枝头。微风悠悠拂过，串串槐花便如仙子般翩翩起舞，摇曳着婀娜身姿，和着风的韵律轻盈舞动。阳光温情地倾洒而下，为槐花披上了一层如梦如幻的金纱，使之熠熠生辉，美不胜收。“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这般景致着实令人陶醉。

置身槐树下，淡雅清甜的香气如丝如缕般悠悠萦绕于身旁。深深地吸上一口，仿佛整个身心都被这股清香所浸润、所抚慰。记忆的长河瞬间被这熟悉的味道唤醒，儿时的欢乐时光如影片般在脑海中徐徐回放。

记得槐花飘香的时节，我们如一群欢快的小鸟一样奔向那片槐树林。男孩子们如灵猴般攀上槐树，折下串串槐花扔向树下仰头期盼的女孩子们。她们将槐花捧在手心，端详着洁白如艺术品般的花瓣，它们微微卷曲着，似乎在轻声诉说岁月美好。她们将槐花别在发间，那迷人的香气会伴随自己一整天。

槐花更是舌尖上的美妙享受，大人们会用槐花制作出各种美味佳肴。槐花饼，咬上一口，酥脆与香甜在口腔中交织融合，令人欲罢不能。家里的餐桌上常常摆上槐花美食，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中弥漫着槐花的香甜。“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山色入城秋”，在这种充满诗意的氛围里，生活显得格外美好而温馨。

养蜂人也会在此时赶来，让蜜蜂们在槐花的海洋中尽情劳作。看着蜜蜂们忙碌地穿梭于花丛间，听着那嗡嗡的声音，似乎能感受到它们收获的喜悦。那一瓶瓶槐花蜜，如生活中的点点甜蜜，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在槐花飘香的日子里，时光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我们尽情地在槐树下玩耍、嬉戏，或是慵懒地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任微风轻柔地拂过脸庞。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如槐花的香气般纯净而美好。

岁月悠悠，我们渐渐长大了，离开了那片槐树林，踏上各自的人生旅程。但每到槐花绽放的时节，心中那股莫名的情愫便会悄然涌起。那是对童年的深深眷恋，对故乡的切切思念，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无尽怀念。

再次回到那片熟悉的槐树林，一切如旧。槐树依然高大挺拔，槐花依然洁白如雪。只是，曾经的小伙伴们早已各奔东西，曾经年轻的父母也添了几缕白发。槐花的香气一如既往地浓郁而醉人。摘下一朵槐花放在掌心，柔软的花瓣与熟悉的香气，瞬间将我带回了童年。

槐香悠悠，岁月情长。让我们在悠悠的槐香中，珍惜每一个瞬间，感恩生活的赐予。让槐香永远留在我们心中，陪伴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 诗歌港

### 月光如水

林基强

月光如水  
如水的不止月光  
还有点点的繁星  
述说世事的沧桑

人生难忘的  
是少年的故事  
那飞扬的纸鸢  
凝结了父亲淋漓的汗水

母爱对于你我  
不仅是日常的唠叨  
情到深处  
方有如此的述说

在没有父母的日子  
我方知孩子的不易  
其实，极其不易的  
是父母当年蹒跚的步履

兄弟姊妹  
是血缘的凝结  
而父母的感召  
才使这凝结变得真切

父母在，人生才有来处  
父母不在，人生只有归途  
父母不在的日子里  
我擦干眼泪，走向父母

### 山乡的夏天

刘吉训

一声声蝉鸣  
一声声鸡啼  
撞击出火热的夏天  
一片片绿色  
一眼眼清泉  
演绎出山乡的  
清新和丰满

一座座  
起伏的小山  
给人一种缠绵  
给人一种爱恋  
一层层梯田  
给人一种博大  
给人一种高远

夜晚  
倾听一片天籁  
听那虫儿浅吟低唱  
看那好似星光一样  
散落于山坳的  
一片片农舍  
灯光闪闪

山乡的孩子  
是那么可爱  
大眼睛忽闪着聪慧  
黑脸庞上写满健康  
那唰唰的晨跑声  
琅琅的读书声  
唱响了山村  
灿烂的明天